

黑色幽径系列 3

(英) 阿伦·弗莱温·琼斯 著  
朱曾汶 译

# 不平静的坟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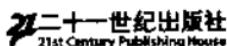


2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 黑色幽径

# 不平静的坟墓

[英]阿伦·弗莱温·琼斯 著  
朱曾汶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色幽径 / [英]阿伦·弗莱温·琼斯著；朱曾汉,林锋译.**

—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02.8

ISBN 7-5391-2114-9

I . 黑... II . ①阿... ②朱... ③林... III .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 I561.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45245 号

Original title: Dark Paths—Unquiet Graves

Copyright © 1999 Allan Frewin Jones

Original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Macmillan Children's Books, London

**黑色幽径·不平静的坟墓**

---

**责任编辑 方敏 王琪**

**美术编辑 黄震**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南昌市印刷十二厂**

**版 次 2002 年 8 月第 1 版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960mm 1/32**

**印 张 6.5**

**字 数 95 千字**

**印 数 1-6,000**

**书 号 ISBN 7-5391-2114-9/I·508**

**定 价 60 元(全 8 册)**

---

(二十一世纪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 追溯历史的奇径(代序)

赵丽宏

人类的历史，是一条七彩斑斓的长河，它从遥远迷蒙的地方流过来，由远而近，由模糊而清晰，源源不断地流到今天。现代人类对历史的了解，主要的途径还是通过书籍。书像一扇扇洞穿岁月的窗口，使我们从中窥探到历史的某一个片断，甚至浏览一段早已逝去的漫长岁月，使我们认识很多生活在过去岁月中的人物。

而关于历史的书籍从何而来？毫无疑问，这是无数孜孜不倦的探求者和思索者辛勤劳动的结果。他们可能是历史学家，是严谨的学者，也可能对历史满怀兴趣的文学家。所有著书立说者，其实都是历史的讲述者，只是各自讲述的角度、内容和方式不同。对那些既介绍历史知识，又引人入胜的书，读者永远持欢迎的态度。英国麦克米伦出版社 1999 年推出的系列小说“黑色幽径”，便是这样一套书。这套丛书共 8

本，依次为《柳条人》、《鼠疫坑》、《不平静的坟墓》、《鬼飞行员》、《毁船打劫者》、《染血的石头》、《修士的诅咒》和《鬼光》。

这套书的作者是一个有着丰富想像力的作家，他以别出心裁的方式，把读者引进古老却新鲜的历史，引进一个个陌生而又趣味十足的天地。这套小说和历史有关，其中涉及的历史，从远古时代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内容极广，它们不同于历史教科书，不同于戏说历史的民间野史，也不同于以讲故事的方式向读者介绍历史的小说。小说中的主人公，是四个少男少女，他们利用假期参加考古活动，在考古过程中，遭遇种种惊险的奇境。面对历史，他们不仅是好奇的发问者，也是兴致勃勃的探求者。他们以独特的方式楔入历史，和过去的年代融为一体，亲身参与了历史，观察了历史，感受了历史。在小说中，时光的隧道不时在四个少年面前展开，走进去，他们便能在瞬间进入过去的岁月，侦察到早已消失的历史奥秘，使悬浮在现代人心中的疑团一一化解。他们以奇特的方式越过时间的隧道，在历史和现实之间作奇妙的漫游。荒诞的故事，不可思议的情节，似真似幻的场景，展示的却是真实的历史景象。跟着他们的足迹，读者能走进遥远的

世界，回到早已逝去的岁月，和千百年前的人物作种种交流。这样的情节，当然是作家的创造，是幻想的产物，但它们却有真实的历史作背景。

小说并不是全景式地向读者展开历史的画面和重大事件，而是通过剖析一两个鲜为人知的故事，或者对一种民间风俗的考察，将遥远的历史场景重现在人们的面前。譬如《不平静的坟墓》，向读者展现的是英国历史上著名的“圈地运动”，中国的学生在学世界历史时，必定也涉及到这段历史。然而对孩子们来说，课本中的介绍不免枯燥无味，无法在心灵中留下深刻印象。《不平静的坟墓》并没有正儿八经地向读者介绍这段历史，也没有以历史学家和社会经济学家的观点分析这段历史。小说中，四个孩子走进了一个二百多年前的废墟，无意中发现了当年的一个扑朔迷离的凶杀事件，其中有一个失踪后下落不明的姑娘。四个孩子历尽艰险，将历史之谜一层一层剥开，使隐匿了两百多年的真相水落石出。而在考察古老庄园废墟，探索当年地主和农民之间的恩恩怨怨的同时，读者对圈地运动是怎么回事，也有了形象的了解。另一部小说《柳条人》，考证的是英国历史上一种古老的祭祀仪式，为了祈求风调雨顺，在“五朔节”的仪式

上，曾残酷地杀害童男童女作为牺牲。这类可怕的迷信陋习，世界各地都曾有过。在一个小镇上，四个孩子以不可思议的方式亲身经历了可怕的“五朔节”祭祀仪式。从野蛮到文明的历程，延续了漫长的千年时光，而在小说中，这样的过程浓缩成短短的几天，甚至只是稍纵即逝的一瞬。小说中不时出现的幽灵，并不是宣扬迷信，而是孩子热情和意志的升华，是幻想的产物。这些时隐时现的幽灵，为小说增添了很多趣味，使情节更吸引人，他们在故事中常常充当向导的作用，把四个孩子和读者一起带进历史。

以这样的方式介绍历史，在我的印象中，还不多见。对中国的来说，读这样的书，不仅能使他们了解英国和英国历史，更有意义的是，可以启发他们对历史的兴趣，以及懂得了解历史，探求历史真相的方法，也可以激发他们的想像力。小说中这四个外国孩子，他们那种求知的精神，那种锲而不舍探索历史真相的科学态度，那种为探索真理不畏艰险的勇敢，值得中国的青少年学习。

## 目 录

追溯历史的奇径(代序) .....	1
第一章 陵墓 .....	1
第二章 所有的死人都活了,活了 .....	17
第三章 半枚银币 .....	31
第四章 艾莱娜·格兰维尔溺水身亡 .....	43
第五章 一个失落的声音轻轻地呼唤 .....	55
第六章 疯啦 .....	67
第七章 私刑处死 .....	79
第八章 绞刑树 .....	93
第九章 黑暗里的谋杀 .....	104
第十章 伊森格拉斯府邸 .....	119
第十一章 弗兰姬头脑里的东西 .....	131
第十二章 大雾弥漫 .....	142
第十三章 显灵 .....	153
第十四章 狼和小孩 .....	166
第十五章 密室 .....	175
第十六章 黑老鸦在飞翔 .....	185
后记 .....	197

## 第一章 陵墓

“游览墓地的好天气，才不是呐！”汤姆·克里斯马斯把茄克衫往身上裹得更紧些，眼睛直愣愣地朝空寂宁静的雾中盯着。他的褐色的头发披散在脸上。缩小了的景物温暖、潮湿，朦朦胧胧的。除了两个同伴，还有脚底下的地，其他什么也看不见。

“怎么啦，汤姆？”蕾根·范德林登双手做出要抓挠的样子，伸向汤姆的脸，“怕鬼把你逮去吗？”

汤姆不屑地瞟了她一眼，没好气地说：“把手拿开。”

蕾根苍白的脸上露出凶神恶煞似的笑：“哈！胆小鬼。”

弗兰姬·菲茨杰拉德在一旁咧开嘴笑：“不过汤姆说得对。这里真像恐怖电影的拍摄场地。”

BU PING JING DE FEN MU

“没错，”汤姆来劲了，“我还知道由谁来演妖婆这个角色最合适。”他向蕾根瞪了一眼。这个十一岁的美国小姑娘额头宽大，没有血色，乌黑的长头发披散开来，遮住一双怪怪的、水晶般清澈的蓝眼睛。汤姆老以为她是应征拍一部蹩脚盗墓影片的。

“这主意听起来不错，”蕾根说，“我愿意试演那个角色。蕾根娜，统领所有吸血鬼的女王！”她向汤姆眨眨眼睛，龇牙咧嘴，“说不定还会请你出去撮一顿。”

高高的野草中发出窸窸窣窣的响声，两个人影从白茫茫的雾中出现。

三个朋友正在等候他们到来。

“钥匙找到了吗？”弗兰姬大声问。

“找到了，”杰克大声回答，“掉在车上手刹旁边啦。”杰克是汤姆的哥哥，十三岁，个儿高高的，两只棕色的眼睛分得很开，好像老在想心事。

“对不起，让你们久等了，”另一个人说，“现在一切都安排妥当了。”说话的是个青年男子，二十来岁，四个朋友两三个钟头前才刚刚认识他。他的名字叫利奥·加德纳。他骨瘦如柴，邋里邋遢，淡褐色的长头发，胡子稀稀拉拉。他是这

个文化遗址的管理员。四个朋友从一百五十公里外赶来，就是想参观这儿的文化遗址。

文化遗址的主要部分是一个村庄，18世纪末已被夷为平地。残余的文物最近刚被发掘出来，圣哥伦布中学考古俱乐部主任廷克夫人确信弗兰姬、杰克、汤姆和蕾根一定会抓住机会参观这样一个有极大吸引力的考古发现的。

四个朋友是俱乐部的热心会员。汤姆和杰克新近才迁来利奇福德镇，进了圣哥伦布中学，是俱乐部最新的成员。汤姆曾经对考古有多大乐趣深表怀疑，但是很快就改变了看法：做俱乐部会员要比他原来想像的来劲得多。

比方说吧，要不是加入了俱乐部，四个朋友就不会到东英吉利来度这秋季的几天期中假。他们准备晚上睡在帐篷里，白天细细探寻一个两百多年前被蓄意肆无忌惮地毁掉的村庄的秘密。

不过这一切还是以后的事。当廷克夫人在当地小镇里忙着采购食物和燃料时，利奥驾车行驶了很短一段路，带四个朋友去参观业已废弃的圣杰罗姆教堂。

它曾经是村里人的教堂。事实上，利奥向他们指出，它是那个时期遗留下来的惟一的建筑

BU PING JING DE FEN MU



物。“当然，除非你们把庄园主的宅第也算进去，”他说，“那是伊森格拉斯府邸，在高高的山顶上，往下看可以看见发掘遗址。不过它已经非常破旧，也非常危险。它快要坍下来成为碎片。只要打个响喷嚏，整座房子就会坍倒在你们身边。我劝你们不要走近距它二十米的地方。你们远远看一看就可以了，千万不要走近。”他打了个哆嗦，“实在太破了。”

利奥叫他们向老教堂四周好好看看，领略一下这个地区的历史面貌：“只是不要忘记，你们来考察的这个坑，从前是一个人丁兴旺的村庄。这一点千万要记住。”

这正是廷克夫人在学校里反复强调的一点：考古不单单研究物，它同样也研究人。

利奥把汽车停在路旁一个树木环抱的小山谷里，山谷里大雾弥漫，像一碗掺水的牛奶。一座灰色大石块砌的方形钟楼在雾中若隐若现，就像阴森森大海中一个峭壁林立的岛。

当他们往下走进山谷时，钟楼便消失不见了。利奥开始对他们讲这个古老的教堂墓地，讲传统习俗如何硬性规定墓碑必须朝东。然后，离隐没在雾中的教堂还有一半路时，利奥忽然发觉茄克衫口袋里的教堂门的钥匙不见了。

他和杰克返回去找钥匙，让其余三个孩子在湿漉漉的大雾里等着。

汤姆对墓地并不太在乎，至少在大白天不在乎。他不大高兴的是坟墓近在咫尺，却被浓雾遮得严严实实。这并不是说他在期待什么事情发生，而只是因为他最近和他的新朋友们一起经历的一些稀奇古怪的事儿使他懂得，现实世界并不像他向往的那样稳定和简单。

汤姆看见杰克和利奥回来非常高兴，因为他们五个人可以继续那段到老教堂去的湿淋淋的旅程了。这远比呆呆地站在那里，充当蕾根那纽约式幽默的活靶子强得多。

白茫茫的雾中隐约现出一大块黑乎乎的东西，像一条在陆地上搁浅的鲸鱼。他们走近一看，原来是一道高高的树篱。

“紫杉，”利奥领他们走进一扇门时对他们说，“紫杉经常可以在墓地里看到，但通常都是孤零零的一棵，紫杉组成的树篱极为罕见。显然是爱德华一世命令种的，用来保护教堂门廊，防止风雨侵蚀。”

“为什么偏偏种紫杉呢？”蕾根好奇地问。

“没有人确切地知道。”利奥说，“可能同紫杉是常绿树有关，基督教会把常绿树当作永生

的象征。”

“种紫衫是不是为了做大弓？”弗兰姬问，“我在书上看到大弓是用紫杉枝条做的。”

“有可能，但是至今没有人能证明。”利奥说，“大弓当然是用紫杉木或榆木做的，但紫杉木是进口的，不是本地出产的。注意，爱德华三世的确希望每一个身强力壮的人都练习弓箭，箭靶往往就设在教堂墓地里。”他笑了一笑，“事实是，谁也不知道为什么种紫杉。归根结底，一切都是猜测，没有事实根据。”

“考古学奇就奇在这里，”杰克说，“你继续不断地发现事物看来好像是这样的，其实根本不是这样的。就好比——很难说——就好比你把一样东西的表面剥掉，发现里面的东西完全不同，完全意想不到。”

蕾根放声大笑：“对不起，杰克教授。你在发表高论的时候，我并不是有意要扫你的兴，我只不过在想像把汤姆的表面剥掉，发现里面有一个神志始终正常的人。”

汤姆望着利奥说：“这附近有没有空的墓穴可以落葬？尸体我来提供。”

“恐怕没有吧，”利奥笑眯眯地回答，“这儿1800年就关门大吉了。”

“真可惜！”

利奥领他们穿过教堂墓地。雾中出现许多隆起的墓碑，有些墓碑歪歪斜斜，有些墓碑污渍斑斑，或者长满绿的、黄的或黑的地衣；更多的墓碑在漫长的岁月里被侵蚀，磨损的碑面只辩得出几个字母。

教堂从雾中出现，高大、四方形、灰暗。他们在路上见到的钟楼是在教堂的一端，由粗厚的石壁支撑着。钟楼内有拱形的彩色玻璃窗。

“墙壁是大石块砌的，间或嵌着几块砖头，是从附近一幢罗马式别墅弄来的。”当他们走近黑色的木拱门时，利奥对他们说，“中殿大概是1100年建成的。圣坛是13世纪添造的。”他把黑色的铁钥匙插进锁眼，“北面的耳堂大约是15世纪造的，塔楼是最后造的，大概是15世纪末期。”

“他们造房子速度可真慢哪，”雷根说，“它在当时肯定令人头痛死了。”

“教堂自始至终都正常开放，”当钥匙在锁里当啷一响时，利奥说，“他们只不过是随时添造一些东西罢了。”他把门推开。

空中响起一个低沉而有节奏的电子信号声，在这古代的建筑中似乎完全不合时宜。

“对不起。”利奥边说边把手伸进茄克衫袋

BU PING JING DE FEN MU

里，当他掏出一个移动电话时，信号声更响了，“你们先进去，我一会儿就来。”

利奥从门旁走开，啪的一声把手机打开，对着它说了起来。

杰克第一个走进教堂。老建筑物的内部空荡荡，冷嗖嗖的。白色的墙壁上是横七竖八的裂缝，涂料脱落的地方斑斑点点，尽是绿色的苔藓。地板是石板铺的，屋顶由黑色的木梁托住。

门对面的墙壁上挂着黄铜饰板和石膏塑像，刻着武士、天使和双手合掌在祈祷的长袍妇女。右面远处伫立着雕花的木围屏，围屏后面是一个木祭坛和一个高大的木十字架，映现在朝东的彩色玻璃窗上。

蕾根悄无声息地从地板上走过去。老教堂肃穆庄严的气氛使所有人都受到感染。在这个地方，走路必须轻轻的，说话声音必须低低的。

弗兰姬走到洗礼盆前。洗礼盆是灰花岗石的，里面的水早就干了。她想要知道最后一个婴儿是什么时候在这个干干的地方被泼上圣水的。大概是一百多年前吧，她忧伤地想。她在头脑里想像那些早就死去的教徒。赞美诗在橡木上鸣响，所有一切都是那么久远，这使她心情十分忧郁。

杰克碰碰她的肩膀，指指从钟楼高处窗户射进来的彩色的光。

她点点头。景象美而静谧，但同时也令人悲伤。

汤姆注意到地面有些石板上刻着肖像和文字，这是墓碑。他念了几块。许久许久以前就死去的人们，很可能是些有名望的人，全都死了，没了。汤姆打了个寒颤。

蕾根在远处墙旁三根粗大的石柱后面，昂起头凝视着一块雕刻精美的石匾。

汤姆走到她后面。

永久缅怀伊森格拉斯美化乡绅  
雨果·福蒂斯丘·格兰维尔，  
他于公元1778年死于一个歹徒  
之手。Requiescat In Pace.

“最后一句是什么意思？”蕾根小声问。  
“RIP，”汤姆喃喃道，“愿灵安息。那是拉丁文。”

“哦，不错，”她向他瞟了一眼，“你是万事通。”

汤姆微微一笑，这是蕾根一句最接近恭维